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七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竒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

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
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
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
王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
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
王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
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
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
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
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歷
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王未之思耶
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

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王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
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
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
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
故邦人且汝王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
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
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
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
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
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

卷六十七
令下爲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
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
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
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爲法於是劉
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
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
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
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
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
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
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
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發舉居積以佐

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其焉旣已言
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
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數且學
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
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所以自樂其身
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
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
六品家雖温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
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
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
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祿利而求温飽
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

而已矣群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汾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王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爲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爲泉州支郡而僞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輒改號爲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

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爲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爲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綱之爲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徃徃龜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爲買石延平巖置聽事更爲擘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

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

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任其責於是旣新其學乃卽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疑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驥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爲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三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墻亭榜皆已無復存者

爲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墻築亭其間益爲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礧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籟求得舊榜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昇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爲增葺費而又以予爲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爲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旣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

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岌然
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
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
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
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
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
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
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爲灌莽
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
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
而溝之以合於郡圃壘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
冰王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聞

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旣而所謂
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旣成使人以圖
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
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
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
同流合汙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爲長策其聞劉氏
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
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旣書其事而
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
安朱熹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
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
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
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
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竒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
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
旣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
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
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
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
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
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

間攝貳南安乃得嶽榘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
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旣乃得夫孔孟以來
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
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
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
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
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
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
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
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
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
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官於以風厲其

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詭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充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所之所爲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

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糶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旣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旣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旣遠法令徒設而莫

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
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
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
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
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
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
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旣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
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
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
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

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
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
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
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
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
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於
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
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
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
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
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

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
明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
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
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
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厭飫而開發
焉其後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七慮
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
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鄉詹
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旣成因予之友蔡君
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
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
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

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
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
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
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
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源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
爲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
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
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爲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
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
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

而亦爲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爲橫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鬪怒騰蹙其險爲尤甚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爲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鍊爲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滿者以爲唯是爲可久遂以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礧石爲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砥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

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旣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爲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爲可書也姑爲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修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旣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蟠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

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謂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

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

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爲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歛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歛以藏一以淳

熙某年社倉制勅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爲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爲之書其本末而弁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紹興五年夏四月巳酉朝散郎祕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荆湖南路

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問所以爲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爲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旣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時修亦多頽圯而禮殿之壞爲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旣爲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爲己之意

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旣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鞞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旣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

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修其墻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況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

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卽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

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測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願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

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縱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

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母爲吾羞足矣語絕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

起疾諸子既奉兩極合葬白沙石荀之原乃築祠堂寮舍以奉烝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菴費輸王租而歛其遺餘以爲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

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礮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

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蓋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

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褒贈故大學錄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過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後二十年掞之從弟誠之始議摹刻制

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
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
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
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慶元元年
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
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
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
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敦學之意又
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

課試之法朝夕其問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觀始知常君
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
以進於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
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
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
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
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
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
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
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
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
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

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
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
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
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
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
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
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
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
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
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
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

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
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
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
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
戌材斃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輸
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
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
雅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
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
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

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
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
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
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奉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
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
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
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
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
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
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
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
產以儲之洎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

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
以其年散歛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
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
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
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
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
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
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
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
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
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
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

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膾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曾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

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

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
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
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
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
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
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
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
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業爲之書至
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道及其所以取
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
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
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

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
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
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十八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
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
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
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修之益遠悼吾
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
中饋不可無人而端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

周戶曹之妹鴈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
諳事爲端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
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
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
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
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
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
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
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
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
象大用堂堂總不知踏遍江南春寺苔野雲蹤跡
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祝融
峯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
來明月又重圓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
雲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十年音信
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
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
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
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

喜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兩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

閣老新裁豸角冠

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

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一章

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二章

或傳

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夫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騫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

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卽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菌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舜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修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
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彥冲退然自守
深可嘉尚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
立事功居者進修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
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覩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
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民間窘迫而供饋頻繁江
西諒亦爾然教令既孚吏民信服不晚必有除擢矣
寅在桐江幸亦粗遣然歸養之意甚濃謾恐知之憲
姪比蒙息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
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

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

與族兄書
其畧如此

屏山劉坪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
伯父祕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祕閣守臨
川兄侍郎公守溫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
郎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
徧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
所稱范甥者卽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
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
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
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坪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啓手足時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讐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墻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旣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修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

遂弁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思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

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抵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

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之晦庵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實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予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

月旣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旣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定六章釋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修身八章釋修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

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

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明道之

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不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美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傳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章

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

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

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天也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

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

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爲子壻逮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道語疊疊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界自有

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彖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僞書而尚不識其體制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偏真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爲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凶吉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爲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

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贍溫公手摹適至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此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真與僞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涑水記聞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日錄月別爲卷而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

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時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群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敕詰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旣而俯仰嘆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倡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

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外方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

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拊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甞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卽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旣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

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卽是此老旣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卽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

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間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

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爲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臆說書此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
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
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
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
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
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
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
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
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
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
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
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
爲寒心也已非夫疆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
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
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
聖人疆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
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

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頰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熹實爲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

朱子大全 卷六十一
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驚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

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勇官春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勇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

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已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已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已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猶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爲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已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彥遠行實

各善應子直之父也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

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爲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爲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惓惓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

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群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栢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栢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

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旣與博士弟子立祠于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鄉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

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
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
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
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
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
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
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
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
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
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繫修然出塵去粗朝夕急
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葺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
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
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幾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
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亡急舊日詩書卻
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
以修己治人爲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爲空言者今頌二公

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誠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薌

林向氏刻真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今得鄧生絢所携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歎夫居士之爲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未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資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旣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邵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

已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寀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孫友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爲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朱熹

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邵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爲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峯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峯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爲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增尋壑經丘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二復其言爲之太息。

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賁以書譏之，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十貫，其次七百六十貫，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故今爲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太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隳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爲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激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遊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
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
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
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
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
存者永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
深遐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爲寫此及遠遊秋夜等篇
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爲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間暇
絕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
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爲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
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
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
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
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
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
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
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
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問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

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文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弁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珩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竒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

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人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

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摸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熹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

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政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躡等之病而

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九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
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
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
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
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
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
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
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

中玉商議早開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撥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某惶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誠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目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拊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

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奠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

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
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
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
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他日見
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
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昔所
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
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
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
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
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
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
及官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
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

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

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疇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為越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為蘄水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於本朝來各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恠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竒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旣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緝遺賢之弊

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馬又喜
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
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
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
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各委質以事人者
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
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
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
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
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

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
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
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
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
亦多竒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
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
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
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

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藁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穎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勾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併書之可乎

此乃陸翁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旣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

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
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
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
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
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劄以附卷中而
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
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
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
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
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

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
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
嚴讀之令人疊疊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
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
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
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
不酬而李君辨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
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
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淳熙
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讐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袵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竒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

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爲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竇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槩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確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肆之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大病眩瞶不能致思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穎

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艮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

破起坐誼諱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讐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祇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

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伋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息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奔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

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畲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巳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爲縣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鞮鞞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

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盤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

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劔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

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

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講一本作希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

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旣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氷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憾經疏祔母而始遷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告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塋公某處璿爲鄧言公先已塋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作

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
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
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
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已尊
賢虚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
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
真獨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
摹墨蹟磨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
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
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

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
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陞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陞
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恠之予
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
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
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
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
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
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
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

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涉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旣而齊賢亦橐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温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艮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燭矣淳熙己酉二月癸卯清明高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易愛人意者前人之爲善之報未止如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

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槩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圯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

處未嘗不二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息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陞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陞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真可以畀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

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僊遊長巔廐置

跋間立生陰符經說

括蒼間立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塘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躩觸字按躩踞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

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

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

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

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
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
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
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
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
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
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
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
傳十二篇而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
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

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雋邵氏皇極
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
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
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
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
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崖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
仁景仁爲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爲予言大
招昭遽同韻此謂遽當爲遭似矣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
中用遽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遽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
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

功臣表

區與驕韻者

西南夷兩粵傳

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誤而岐

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處聲者噓臄醜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處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卽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弁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閤阜道士其慶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斜誤最多宜不足恠獨晁

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

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恠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賀嬪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往還書一本
作往還事

舊讀徽錄見魯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史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

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亭商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侶是臨本紹興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爲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于今賴

之厥功茂矣僊游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爲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已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以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

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偏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書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士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旣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群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

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丑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岩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官多賢

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宣得此篇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竒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竒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

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
北之兵以迎二聖檄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
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
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
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
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
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
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
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
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
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
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
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
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
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又使人不忘則德粹之
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
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九



